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 
第三十一回 賞春燈憑肩獻媚 竊香履度足調情

且說小鈺抱了友紅，坐上炕去，替他脫去了一裏圓，用兩牀皮被齊著肩蓋了，摟在懷裡。恰好他的腦袋枕在自己肩頭，臉貼著臉，把手輕輕在他胸前拓了一回，友紅竟沉沉睡去了。這賈老實未免隔著衣服東掏西摸。跟來的丫頭婆兒瞧得不像樣，只得說道：「小姐睡熟了，千歲爺請安置去罷。」小鈺沒奈何，走下炕。就在旁邊飛仙椅上躺著，也就睡著了。眾丫頭婆子通在炕前地下打坐，直到五更時候，友紅醒來，叫丫頭扶了坐上便桶，問：「昨晚是那個替我脫衣褲的？」不提防小鈺在椅上答應道：「是我來伺候姐姐的。」友紅聽了，臊得面上通紅，連忙起來走出幔外。洗了臉，婆子替他梳頭，還覺是暈暈的。

喝了一碗人參湯，又吃了一碗燕窩稀飯，才覺清爽些。此時天色已明，叫婆子出外問問，這轎班就在府裡過夜，不曾回去。友紅便要回家，小鈺正在款留。

只見雲藍丫頭送了一個氈包來，說：「裡邊是一副繡花貂皮裙襖，還有一雙紅繡鞋，不知大小如何？舜姑娘叫送給何小姐穿的，停一會姑娘自己過來，要請小姐去吃早飯呢。」友紅才覺得身上穿的是一裏圓，自己的衣褲已是吐髒的了，連忙說：

「難為你家小姐費心，借穿穿，改日送還。點心已吃飽了，不領早飯，就要過來告辭。不勞小姐的駕了。」立即換了衣褲，這鞋子是新的，穿去略覺緊些，也還使得。便向小鈺道了謝，一徑走出門來。小鈺苦留不住，只得備了椅轎，請他坐上，先到徵瑞軒芝室的大門口，問知通未起來，就辭謝了不進去驚動。

又到瀟湘館門首，說了一聲，也不進內。倒到內宅二門前告辭，看門的婆子說：「上房門還不曾開哩。」友紅說：「你少停替我道謝罷！」便回花園門口來上轎，依舊由東邊長巷出去。

小鈺送他上了轎，回到怡紅。想著昨晚假紅傍翠，十分有趣。但是他有些害臊，不能再留著盤桓一兩天，往後恐怕未必肯來，真是可惜。正在心裡暗想，只見一個大丫頭額角上血淋淋的，來哭訴道：「昨晚輪該我家淡姑娘伴宿，因為何小姐來了，誤了一夜，著實動惱，把我來出氣，打得這個樣的。」小鈺笑笑，不做聲，也就過去了。時光易過，忽忽已是冬盡春回，這府裡度歲的熱鬧繁華不必細敘。

且說次年甲寅元旦，賈政率領兩孫進朝朝賀，就在清寧殿上同百官領宴。宴罷歸家祭祖，家裡各各賀年已畢，皇后特傳懿旨，單召小鈺、碧簫、藹如三人進宮賜宴。小鈺乘便上了一本，說自己才年一十三歲，位兼將相，深恐不學無術，有負聖恩。懇請賜假在家，讀十年書，再來供職。皇上起先不准，再四懇求，才降旨准給假三年，俟十六歲完姻之後，即入朝辦事。

所有大學士缺，著伊祖賈政署理，仍兼吏部尚書。賈蘭著特授戶部侍郎兼內閣學士。第二日，祖孫同去謝了恩。

從此賈政、賈蘭日日進衙辦事，小鈺反得逍遙在家。到了正月十三，宮裡賞了許多龍鳳獅象燈兒，府裡太監們又扮了幾十起的馬燈故事。元宵那日，王夫人叫備酒在沁心閣上。這閣子四面臨水，水邊是岸，岸上斷處有橋，可以周圍走得通的。

便把四面窗子開了，面面臨窗都擺了席。等榮禧堂家宴散了，就領著媳婦們來到園裡，又差人去燕、趙公府，叫碧、藹二人家宴完了就來瞧燈。少停，通齊集了。王夫人坐在向南中間席上，小鈺挨著肩在旁席坐下。李紈在東窗中間，寶釵在西，岫煙、香菱在北，其餘都四面靠窗坐看吃喝。見河岸上一起一的花燈，圍著迎過，面面通瞧得見的。

淡如有了幾分酒，高起興來，出了席，走到小鈺椅後，把兩手搭在他的肩頭，臉兒貼著臉問說：「二爺，這起馬燈是什麼故事？」寶釵回轉頭來吐痰，瞧見了。罵聲：「小賤人，什麼相兒！」王夫人和眾人都瞧見了。王夫人變了臉，說：「淡丫頭，你也是大家的女孩兒，怎麼全不愛臉。香菱你也不教訓教訓？」香菱掛著眼淚道：「太太，也要他在我跟前才好教訓呢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同住了一個院子，怎麼不在跟前？」香菱瞧著小鈺不作聲。王夫人知道有些蹊蹺，便不再問。站起身，惱著臉，叫伺候椅轎，要回去了。眾人都下了樓，小鈺呆呆的站在轎旁不敢作聲。太太、奶奶們都回去了，碧簫道：「高高興興的賞花燈，何苦鬧這些臭段兒！」藹如說：「薛家祖宗有幸，才出這樣的好人物。我們頭頂一字，也增些光彩。」彤霞道：「久假不歸，忘其所以，不必說了，散罷。底下再聽新聞罷。」各人散了。

小鈺、淡如、小翠同回到怡紅院，這晚輪該是瓊蕙。淡如道：「今兒元宵佳節，人月雙圓，我定要在二爺房裡的，瓊丫頭讓我一夜罷。」瓊蕙不敢爭執，就讓了他。

且說王夫人叫岫煙同到上房，問他園中光景。岫煙說：

「蒙太太委我夫婦管理家事，天天不很得閒，園裡久不去了。」

彤霞朔望出來請安，一五一十備細告知。只因礙著小鈺的臉，不便說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細細說來我聽。」岫煙道：「怡紅院共有三個輪班值宿，竟同過明的夫妻一般。人人得知，只瞞著上房太太、奶奶們。」寶釵忙問：「那三個？」岫煙道：「淡如、小翠還有那逃難來的葉瓊蕙。」王夫人把李紈、寶釵、婉淑通抱怨了一番，又說：「且別做聲，我有道理。」到了次日，天明的時候，叫了兩媳並孫媳同到怡紅。吩咐不許通報，派李紈去找瓊蕙、婉淑去找小翠，自己同寶釵去找淡如。宮女們回說：「淡姑娘在二爺房裡。」王夫人就到他臥房跟前，房門還不曾開。王夫人悄悄吩咐春紅輕輕打一下門，說道：「朝裡有個緊要旨意，大爺抄來給二爺瞧的，快開了門。」小鈺就叫：

「快開門接來我瞧。」淡如便嚷道：「是那個不懂事的賤人，便是旨意遲一會子也很使得，要你這樣的大驚小怪，敲門打戶，驚我的睡？」宮女開門一看，吃了一驚，便大聲叫道：「二爺，快起來！太太奶奶來了。」小鈺聽了也著了慌，就叫「拿我衣服來。」才坐起身，披上小襖，只見太太、奶奶已是走到炕邊。

淡如把被罩了頭，不敢起來。小鈺穿上褲，跳下炕來，口裡只說：「太太、奶奶外間坐，這裡面腌臢得很。」寶釵把被使勁兒一扯，扯來擦在地下。只見淡如赤條條一個白身子，連兜肚裏腳通除下的。寶釵罵了聲「沒臉面的賤貨！」王夫人怕凍了小鈺，便招寶釵道：「且到外間坐坐，等他們穿好了衣服再問罷。」小鈺趕緊著了衣，走出幔外來。王夫人道：「小畜生，你真是個出相的大員。有臉面得很，我卻臊得要死呢。」

寶釵道：「我白白遺腹守寡，守出這樣逆種來，我也不願做人了。丫頭快拿把剪子來，剪掉了發，到芬陀庵去修行罷。」小鈺聽了，只得跪在地下碰頭，口裡說：「求太太、奶奶開恩，恕我初次。若是再犯，聽憑太太、奶奶處死我罷。」王夫人到底心疼他，便轉口說：「這畜生原是個糊塗東西，可恨那些妖賤引壞他的。」寶釵便說：「淡賤人還不出來？躲在裡面躲了嗎？丫頭去拿他來見我。」遙青、長青兩個丫頭答應一聲，就去扯了到外間。他卻拱著臉，遠遠靠在板壁上。王夫人叫把他耳朵提過來，春紅、晚紅就走過去，一人一隻耳朵扯到跟前，說聲：「跪著！」他那裡肯跪？寶釵瞧了越發生氣，叫踢他的狗腿。要知道太太、奶奶跟前的人是不怕事的，真個提起小腳兒在他膝彎裡使勁一蹬，站不住，才跪下了。寶釵叫打嘴巴，兩個丫頭就捏著拳，左右亂敲。淡如嗥天震地的哭將起來。王夫人說：「賤人還倔強撒潑？剝去衣服，綁了抽皮鞭！」小鈺連忙推推他道：「別哭，別哭。快些碰頭求饒。」淡如才住了聲，仍不肯磕頭。

外邊李紈、婉淑已帶了一雙寶貨來了。兩人瞧見淡如的光景，嚇得魂也飛掉，跪著亂碰頭。王夫人說：「小翠在怡紅住，原是說明的，後來早早就該搬開。我老昏了記不得，也難為兩位賢媳，通是死人似的，一些不管。」李紈、寶釵忙站起身打了一足全，婉淑也就跪下。王夫人說：「與你什麼相干？跪什麼？」婉淑道：「妹子不長進，累了太太奶奶生氣。」寶釵道：

「沒你的事，起去罷。」小翠戰抖抖的哭訴道：「我怕妖怪鬼來纏，沒奈何住在這裡，實沒別的事。」王夫人又向瓊蕙道：

「你原是小人家女孩兒，若是正路的，為什麼父親會要打你死？」

我原吩咐這畜生即日送回家去，誰知竟藏在這裡。你將來還想要嫁人不嫁呢？」瓊蕤碰頭哭訴道：「我怕回家去父親依舊要處死，因此躲在這裡，實不敢幹什麼壞事的。」王夫人就傳了香菱、施奶奶並守後園門的張婆兒來，通罵了一頓，大家碰了許多頭。王夫人便叫香菱押了淡如回紅豆莊去。張婆兒押瓊蕤交還他父母，這些箱籠衣飾，說是我留了他多時，喜歡他，賞他的。以後再敢放他進來，腿也打折你的。又叫李紈「去找個近些的地方安頓小翠，別太遠了，省得又是招妖惹怪。」又對婉淑道：「你妹妹是有人家的，別招搖了，害他一世。即日寫封書，專差送往南京，說妖也除了，病也好了，快著個的當人來接他回去。」李紈就揀定了扶荔廳，房屋還不很曠朗，即刻搬了過去。調排完了，怒氣衝衝，各回上房去了。

小釵在園門口跪送了，回到怡紅，沒精打采，怔怔的坐著。

翩翩送上點心來，小釵道：「我不愛吃，收去罷。」馥馥道：

「去的已是去了，想他無益。我燙了一壺酒在這裡，請二爺喝喝解悶何如？」小釵道：「使得。」盈盈道：「我早知道有亂子的，物極必反，原也鬧得太離模了。」旁邊一個宮女，名叫宮梅，生得十分俊俏，是揚州人。見小釵獨自一個喝酒，笑道：

「每天何等熱鬧，今日這般冷落，真也難受。我來講個笑話給二爺消酒好嗎？」小釵道：「很好，快講來。」宮梅道：

「有個人家，養著一隻狸貓，不會捕鼠，單會吃雞，主人惱了，把他拴將起來。這貓兒苦得很，央求丫頭私下解了繩，放了他。」

丫頭回說：「放你不難，只怕你偷雞，貓兒性不改，以後還有亂兒鬧呢！」小釵笑著罵道：「賤妖精，竟敢來取笑我，快捆他出去，交給管家婆兒抽他一百馬鞭子。」盈盈也笑道：「罷了，二爺怨他個初次。若是再犯，聽憑痛打罷。」小釵一把扯住盈盈，摟在懷裡把手輕輕的打了許多嘴巴子。大家玩笑了一會，才覺有些肚饑。吃了午飯，嬾嬾捧了一盆水來，說：「二爺額角上沾了些地毯上的灰，我替二爺洗洗。」小釵道：「真個的忘了，今兒個還沒有洗過臉哩！」嬾嬾伸出雪白的手來替他洗了一回。只覺額上有些疼，盈盈道：「碰青了。」就用手替他揉上一會。宮梅道：「我們四家來看牌罷。」小釵說：「很好。」

宮梅、盈盈、翩翩和小釵坐下洗牌，馥馥道：「我也來，五家子坐醒罷。」正在鬥得高興，只聽得門外笑道：「遊人去而禽鳥樂也。」小釵一瞧，卻是銀藍率領了各處的丫頭來，說：「各位姑娘惦记二爺，自己又不便過來，專差我們來請二爺的安。」

小釵道：「你們先回去謝謝，改日我親自去面謝。」丫頭們答去了。小釵道：「攆了這三個倒還罷了，但是眾姐妹將來通要避起嫌疑來，倒是累贅。」宮梅道：「別愁，官無三日緊。有了雞總不會餓死了貓兒的。」大家笑了一會。

到晚上，小釵喝晚酒，只有幔外守夜的二等丫頭宮女伺候，那幔裡輪班值夜的通瞧不見。便問道：「宮梅、盈盈查他們都往那裡去了？」眾人回說：「都在丫頭公所燒平安紙去了。」

原來怡紅第二進廳旁，廂房很寬。向來是眾宮女、丫頭會聚設席的所在，叫做公所。小釵走去一瞧，只見燈燭輝煌，三牲福禮，眾人通在那裡拜神。小釵道：「你們鬼鬼祟祟在這裡做什麼勾當？」眾人笑道：「邪妖野鬼都遣去了，地方清淨，我們斂了公分，燒太平紙酬神呢！二爺請坐一會，等散了福去罷。」

小釵道：「好胡鬧！」走了回房。停一會，眾人進來都是醉醺醺有些酒意的了。從此接連幾天不出院門，只和宮女、丫頭們玩耍。

到第五天，額上的青也消了。說道：「承眾姐妹天天差人來問候，今兒要去各處謝謝。」盈盈道：「只紅豆莊、扶荔廳二處別去惹事罷。」小釵道：「知道的。」就到各處去走走。

真個眾人見了，都換了一副臉嘴，正言作色，冷冷淡淡，獨有讀書樓的紅雨丫頭回說：「姑娘不在家，往瀟湘館央舜姑娘畫觀音大士像去了。」小釵道：「假話，我才從瀟湘館來的，並沒碰見。」紅雨道：「想是錯路了。」小釵道：「不在家也罷，我進去坐坐，諒來不做賊偷他東西的。」一面說一面到他臥房，果然不在。小釵坐在炕沿上，揭起錦褥，見羅帕兒包著一雙大紅繡花睡鞋。鼻邊聞聞，香噴噴的，把指頭量一量，約有三寸。

即便藏在袖裡，站起身說：「我去了，別明兒失了東西誣賴我。」

春雨笑道：「那有千歲爺會做賊的？只恐怕袖兒裡搜出贓來，便怎麼呢？」小釵把袖抖了幾抖，說：「實沒拿什麼，別胡說。」

一徑回到怡紅，遞給盈盈道：「快收起來，這是偷來的寶貝。」

盈盈瞧一瞧，道：「又去招惹那一個？恐怕未必肯依呢。」停了一會，果然紅雨、春雨兩個丫頭來討睡鞋，說：「我家姑娘生氣得很，若沒有原物還他，定要上房哭訴的。」盈盈說：

「二爺何苦來？前兒個頭也幾乎碰碎，隔不幾天，又去惹事，還了他們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進裡房去取了出來，交給紅雨道：

「這是原贓，起了去罷。免得報失竊，打官司。」小釵道：